

張宗昌
福善
小史

目

第一章

錄

張宗昌禍魯小史

- (1) 張宗昌之出身
- (2) 張宗昌之勾結土豪劣紳
- (3) 張宗昌之勾結帝國主義者
- (4) 張宗昌之橫征暴斂
- (5) 張宗昌之縱兵殃民
- (6) 張宗昌之荒淫無度
- (7) 張宗昌之殘民以逞
- (8) 張宗昌之皇帝夢想
- (9) 張宗昌之箝制輿論
- (10) 張宗昌之愚弄人民

(11) 張宗昌之污蔑教育

(12) 張宗昌之蹂躪民權

(13) 山東人民對於張宗昌之忿恨

第二章

張宗昌摧殘下的山東農民

甲·農民的痛苦

(1) 政治方面

(2) 經濟方面

(3) 社會方面

乙·農民的心理

丙·農民的運動

第三章

張宗昌禍魯罪狀

張宗昌鐵蹄下的政治

張宗昌鐵蹄下之財政

張宗昌鐵蹄下之軍事

張宗昌鐵蹄下之人民生活

引言

張宗昌在山東申開帝國主義者，勾結土豪劣紳以及無僚政客，又倚仗着自己已有三十萬土匪軍隊的勢力，用極殘酷的手段，恣宰割山東農民，他到山東不到二年，就搜刮得了人民的膏脂重一萬萬八千萬之多，新起的各種稅捐不下百餘種。即就他這種斂財的辣手段而言，已足置老百姓於死地，何況他還要縱軍隊騷擾，叫官紳欺壓，唉！山東民衆的痛苦真是不堪言狀，張宗昌禍魯的罪狀真是吳天罔極！

我們的國民黨是爲民衆謀利益的我們的革命軍是爲人民解除痛苦的。山東民衆既陷於水深火熱之中。那末，凡是國民黨員和革命軍人都應當起來拯救他們，都應當起來打倒這罪惡滔天的張宗昌！

這回第二次北伐軍隊出發正是去拯救北方瀕省的民衆。我們爲的使大家更加明瞭張賊宗昌滔天的罪惡，和振奮大家打倒此賊的精神起見，特將山東省黨部所編印之張宗昌禍魯小史，張宗昌線蹄下的山東農民及張宗昌禍魯罪狀三本會合起來，編作一本，名曰張宗昌壓迫下之山東農民這書既係雜湊而成，所以敘事之先後重複處甚多；編者爲迫于急湏付印，故亦未暇刪改，祈閱者見諒！

閱過此書之後，請轉送他人觀看，以廣宣傳！如肯代爲翻印或轉載，更感謝之至！

第一章

張宗昌禍魯小史

一。張宗昌之出身

張宗昌是山東掖縣人，小時隨他母親到關東去，即在關東俄人博場中當小便演猴戲，後來卽和程國瑞王棟等當馬賊，民國二年二次革命時，冷鍾從關東把他招撫得來，又在徐州招撫禪子頭褚玉明。二次革命失敗，這夥人遂投降於馮國璋馮國璋當總統時，張宗昌也跟着當侍從武官。因爲藉名援贛得爲江西第九師長，不久爲部下兵變，逃回東三省重理舊業，當馬賊。

第一次直奉戰役，張宗昌投奔奉張，獻策回山東運動起事，爲第五旅營長張華庭捕獲。山東督辦對直奉有點騎牆之意，張華庭遂與莒縣知事周仁壽將他釋放。二次奉直戰役，張宗昌因在奉亦不得張作霖信任，所以冒險暗渡冷口襲取樂州遼關之後，方從直永辭南下赴滬，不久卽獲得山東督辦到手。

二。張宗昌之勾結土豪劣紳

張宗昌垂涎山東的地盤已久，自十三年入關以來。雖一時因爲鄭士琦宣布獨立拒吳入境的關係，不好取而代之，其垂涎欲滴之情狀，屢屢披露於京津報上，山東省議會副議長杜尙鳳是一個統袴子弟，與張宗昌同是掖縣人有同鄉的關係，於是互

相勾結，張宗昌許杜尙以山東省長，杜尙爲張宗昌運動山東督辦，杜尙遂以其濟社勾結省議會正議長其社首領宋傳典，賦社首領張介禮，商會會長于耀西，銀行公會會長馬官和，舊省教育會代表田太炎朱正均等，揚起魯人治魯甚至於魯賢治魯的旗幟，發電報派代表，奔走於徐州北京天津道上，杜尙且條陳山東財政計劃於張作霖私許每年報効若干百萬，祇能一過官廳，斷送山東三千八百萬人民，是在所不計的。

至張宗昌督辦山東軍務會下，而杜尙山東省長仍未到手，五十萬運動費，業已花出，張宗昌的秘書長林憲祖也是掖縣人又和杜尙爭省長，杜尙懊喪之餘，大病幾死。隔了二三個月纔由張宗昌爲委山東實業廳長，十四年底才轉任財政廳長，所遺實業廳長由宋傳典張介禮的部下張棟銘繼任。馬官和得了山東省銀行副行長又轉爲天津山東省銀行行長兼直隸財政廳長，這一般歡迎張宗昌的代表才算如願以償。此外還有徐州拜壽冒充山東教育界代表朱正鈞得了個教育廳科長郭葆琳得了個安邱縣知事，其餘濟社中社賦社魯子如張伯秋張慎修周仁壽等也由杜尙宋傳典張棟銘分別費插個縣知事或局長科長科員不等，形成山東這樣烏煙瘴氣暗無天日的局面。

張宗昌的山東督辦，是花錢買來的，所以他到任以後，所有山東的官缺差使，無論大小雖有情面，終要賄賂。普通縣缺，大抵索賄六千元，另外還要保證金，大縣八千元，中縣五千元，小縣三千元，局長科長科員等，亦皆指缺講價，秘密投標

。花錢奇籌款方法建議條陳得其允可者，亦得先行委任，俟籌得款來再孝敬，於是希奇古怪的人，皆得狗仗人勢，敲詐人民。

濟南經濟權，向來操縱於章邱幫東萊幫手裡章邱幫的首領張子衡，東萊幫的首領，于耀西皆在歡迎張宗昌之列。因張宗昌要敲張子衡的竹槓，所以張子衡逃跑了。到杜尙當財政廳長時，終覺少了張子衡周轉不靈，才把他叫回來管理軍用票事。這般劣紳土豪與軍閥張宗昌勾結起來，號稱四凶潘復杜尙林憲祖袁致和十惡孔達方作霖蔣邦彥宋傳興王琦唐柯三唐仰杜王壽彭高若亮王壽峯，向山東人民加緊剝削，山東人民真無焦類了。

三，張宗昌之勾結帝國主義者

張宗昌有一件特別會我們不能忘記的事，就是他於十四年五七國恥紀念日到山東督辦任。山東正在開會紀念日本提出二十一條最後通牒的時候，他勒令一般人士車歡迎他。並勒令各家舖戶懸旗歡迎，使講演者和聽講演者無形分散，國恥的意義完全消失，以博取日帝國主義者歡心，為到任的交換條件。一般人紀念國恥，他反而不先不後乘這一天慶賀到任，至少表示他個人與國民的利益完全相反。我們感受這一個深刻的刺激，又飽嘗了他到任後的種種虐政，深知他非亡國亡山東不止，於是國恥之中又加添一層省恥意義。

五世慘案，原為日帝國主義的紗廠慘殺工友顧正紅而起日不知張宗昌已於五世

之前一個月，在青島爲日紗廠殺戮罷工二十餘人拋棄尸首於陰溝中，工友並逮捕多數工人帶往濟南監閉。五卅案起，他正往天津歡迎張作霖，參加倒段密謀，並貢獻山東財政預算書，爲講報效率張價錢標準，所以山東民衆猶得運動一個時候，然已不能提出反日口號，及援助青島工人口號，及張宗昌回魯，遂封閉外交後援聯合會及學生總會，逮捕並切有關係人，強迫青島日紗廠工人復工，殺李尉農胡信之等數人，無所不用其極。

張宗昌的贓款除在吉林佔領土地母年種鴉片收五百萬元及在掖縣和濟南添置宅產外，現銀多數存放日本銀行，即以十四年五七到任至年底論，已存朝鮮銀行一千八百萬，正金銀行三千萬，十五年至今尙不知又存若干。張宗昌除依帝國主義者代存贓款爲失敗後逃亡外國作富豪翁外，還要依賴帝國主義者之保險和購買軍械與賣國借款。十四年底李景林在天津失敗時爲日本圖救出險，逃上日輪，轉來山東，這是人人知道的。而張宗昌於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豫軍到八里窪時，他已得着日領事完全保險出險的成約和李景林一樣，不過以後豫軍敗退，故未實現，他又買德國軍械，借英國債，也是人言噴噴。

四·張宗昌之橫征暴斂

山東財政每年度預算，國家歲收一千餘萬，地方歲收二百五六十萬，而軍費支出常超過收入六七十萬。自曲阜新爲財政廳長，挪解地方稅供獻袁世凱籌備洪憲之

用，張懷芝借名二次兩征與財政廳長安善國勾借日款，於是山東財政始有虧空，積至十一年田中玉督魯時，遂預征田賦一年，十三年鄭士琦宣布山東獨立又添招新兵，出入更不相抵，故十四年開始即上下忙糶米並征，限七月一日前繳齊。然究遠越常規尙不甚遠。

張宗昌督魯，號稱十萬大兵，除山東舊有軍費及江蘇每月津貼四十萬外，每月就添支二三百萬軍費，張宗昌被孫傳芳打出江蘇，四十萬津貼無着，也歸山東擔任。接到着轉戰京津，又南下蘇皖，頑抗國民革命軍，每月軍費遂超出一千萬以上。計自十四年五七至十五年六月底，已開支一萬三千萬，正合山東十四年度的支出。到十五年十一月已開支一萬八千萬，至今又開支若干，尙無確實報告，然亦可依此類推也。今將其橫征暴斂的項目，開列如下。

一，十四年六月抽建營房捐五百萬，凡各縣有公款者解公款，無公款者向人民勸派，因此各縣數百年積蓄的基本金，動用一空；如此尙不够，各縣知事又預設法中飽，然又不好意思，向富戶勸派，便按地畝派捐，其總數合半年田賦。

二，十四年七月抽軍事善後特捐一千二百萬，合一年田賦

三，十四年十一月抽軍事善後附捐五百萬，合半年田賦

四，十四年十二月墊借十五年上半年田賦五百萬，合半年田賦。

五，十五年二月上下忙糯米並徵，共一千三百萬，合一年田賦。

六，十五年七月發行公債二千萬，合二年田賦。

七，十五年九月抽討赤軍事附捐，共一千五百萬。

八，十五年十二月又抽討赤軍事特捐附捐共一千五百萬，連上共合二年半田賦。

山東常年國家稅一千萬有零，地方稅二百五六十萬，合計一千三百萬；以上的征收的數目，除地方稅二年外國家稅已征收到八年半，加上民國十一年田中玉預徵之一年，山東田賦已經徵收到民國二十四年。

還有十四年秋天，張宗昌同孫傳芳打仗時，徵發大車（沒有大水縣份，按車價解款。）拉夫，拉牲口，征調各縣警備隊，勒令各縣征兵，這筆賬目已經無法計算了。十五年又借援贖爲名，征發許多小車牲口，這些也是由地畝派錢辦的，更屬無法統計，平常在各縣之駐兵，就地徵發軍帽，軍鞋，小米，麵粉，草料等，又要串通土匪，架票勒贖，敲詐誣陷，總而言之，這一筆冤枉賬，是算也算不清楚的。最可惡的是張宗昌有時高興就出巡，到各縣時賂，「打茶尖」的名目，向各縣索照應費，各縣誰敢不好上供奉呢？但苦的是老百姓呵！此外還有不動產登記，河工附捐，開商埠附捐，濬小清河附，張宗昌生祠附捐等等，名目離奇，都是直接剝削農民

的。

直接剝削農民的已經如是之多，尙有間接剝削農民：

一，十四年五月借濟南各銀行五百萬，十二月又借四百萬，十五年十二月又借二百萬。

二，十四年五月以後，又命令各厘卡稅收機關，按照比例數加三成徵收。

三，十五年抽鹽商註冊三百萬。甲午之前海軍存款由鹽商經紀，甲午後失沒了，繼宗昌舊事重提，把各鹽商大罰而特罰，因此傾家的很多。

四，十五年八月預征十六年煙酒稅，捲烟特稅各二百餘萬。

五，廢止北京財政部印花票，發行山東印花票，郵費加價，郵包加稅。

六，津浦，膠濟鐵路，按原票價加千分之五，並沿途添設貨稅局。

七，抽房屋捐，

八，十四年八月發行軍用票一千萬，金庫券三個月或四個月的兌換券共約五六

百萬，十五年十月又發軍用票三千萬，山東省銀行票子發的更多。

九，各縣公署歷年存款掃數解山東省銀行。

十，設賦稅督察處，專敲詐縣知事或局長，少則一兩萬，多至十餘萬，

十一，縣知事須納保證金，大縣八千元，中縣五千元，小縣三千元。

這些款雖然不是直接取之農民的，但是各機關，各商家被敲之後，總不能老老實實從自己腰包內墊出來，仍是要向農民們取價的，除去這許多之外，還令各縣種

鴉片，又借拿鴉片敲富商大地主。最奇怪的養狗也得納稅，每頭狗五塊錢，如果你不願意納稅，則把你家的狗拉出打殺了，十四年秋間被殺死的狗不知有若干頭。

自十四年五月七日，到十五年六月三十日，張宗昌已開支一萬三千萬；自十五年七月起到現在，又開支了幾多，無從調查，所以不知道他的確數，他是按着兩次討赤特捐及附加再加兩千萬的公債，與最近發的大批軍用票。統共算計起來，總在六七千萬以上吧？

五，張宗昌之縱兵殃民

山東自民國成立以來，雖然民元民五也曾響應義軍，但就大部分言，說起來可說是一個十三年未見兵災的安樂省份，自從張宗昌於十四年五七到山東後，於是把一個十三年來很安樂的省份變做一個亂世魔王的世界，情形便大不相同了。張宗昌帶兵一到山東，他的兵即住廟宇住公所住客棧住學校住民房，滿街上天天不斷來往，或搶東西或硬拉行人，或劫路，或架票，或強買強賣，令一般民衆以至婦人孺子從前不認識兵的，至此皆感覺着兵的壓迫，到了他和孫傳芳開仗，令各縣征發大車二十輛，山地無大車的縣份照大車價繳納，又各處拉夫，拉牲口，被徵發的大車失和被拉的夫，不但不發錢而且挨餓並受兵丁的凌辱，死的死，逃的逃，舍下的大車和牲口由兵丁隨便變賣毀壞，未賣未毀的，徐州大敗而後，又皆拋棄了，那時潰兵分三路而逃，一路自徐州沿津浦路經兗州泰安濟南一帶，一路自臨山經曹州濟寧一

帶，一路經海州經沂州泰安青州一帶，或三四十人一帶，或百餘人一帶，或數百人一幫，也有有械的，也有無械的，逢村搶村，逢縣搶縣，於是曹州濟甯沂州泰安青州濟南一帶，被他們騷擾得不堪其苦。以後國民二軍攻二，魯南人民因備受張宗昌的暴虐，歡迎國民二軍，有送飯的有作響導的，有密報張宗昌設險所在地的，紅槍會並起而援助之。張宗昌軍隊積忿於魯南人這種情形，反攻國民二軍時又對人民大加報復。張宗昌徐州一敗之後，要兵無兵，要械無械，他令各縣警備隊調集濟南編爲預備隊，實則藉此收各縣警備隊的槍械，以補充他的兵力，而各縣却因此地方空虛，土匪乘之而起，張宗昌又急於招兵，限每縣送二十個學兵，各縣又得拿錢雇人去當兵，他又收編土匪，凡土匪能領三五十人一桿的卽爲連長，百餘人一桿的卽爲營長，搶掠 州的著名土匪孫殿英且編爲師長，這樣以來，不啻獎人爲匪；而收編爲正式軍隊的土匪，仍與各縣未收編的土匪，互相勾結，互相策應，軍隊供給土匪以子彈，土匪依賴軍隊爲勳符，那時國民二軍在黃河以南，既已攻入泰安濟南各縣，黃河以北又不時出沒於東昌臨清德州各縣，兵災匪災遍地皆是。到了李景林在天津大敗逃往山東，他的潰兵又自鹽山慶雲吳橋等縣經過武定一府及濟南府的河北八縣，集中於晏城禹城平原德州等處，沿途恣淫擄掠慘不可聞。他們搶的大車，搶的牲口，搶的衣服錢財寶物，除了隨搶隨賣而外，還是大車拉的牲口獸的滿溝的。他們到了晏城禹城平原德州等集合的地方，除了各兵隨身穿的帶的不算，每一個兵要

少還分一圓贖口。他們沿途賣的槍彈，集中以後，又令各縣知事逐戶追問，甚至連人民舊有槍彈亦被收沒，並且非常惡詐，有因之破家亡命的。而土匪所買他們的槍彈，反得逍遙法外，這樣一來，不啻收人民自衛的槍彈而予土匪，因此土匪更一發不可收拾。這樣的兵災，到了十五年三月直奉聯軍在馬廠被國民一軍打敗時，又重演了一次。張宗昌平素練兵即嘗對兵說，兵到前敵，敵人一還槍，所有的東西就全是兵的，他只要地盤，所以他的兵無論戰勝，戰敗皆是要搶，他們這樣搶掠了山東之後，到了天津又製造出來七八萬難民，接着到了北京又製造出來三十八萬難民，他在未入北京以前原和兵說他們過的：北京是一個聚寶盆，你們趕快的向前打。京津人民飽管他的苦味嘗批評着說國民軍是王者之師，直魯聯軍是土匪之師。張宗昌說國民軍是赤賊，實則國民軍亦而不賊，直魯聯軍是不赤而賊。直魯聯軍的秋毫無犯，是因爲秋毫無不得拿着，雞犬却是所過無存的。直魯聯軍說：一兵一卒不准入京；但是成排成連的准入京。張宗昌動不動的罵人赤化，罵人共產，他的兵不是到處共產共妻嗎？

六，張宗昌之荒淫無度

張宗昌的縱兵殃民，已如前述，而他自己的荒淫無度，到處共產共妻，尤其於此。張宗昌的十一姨太太原是現任濟南警察廳長袁致和的愛妾，自張宗昌愛上了她，袁致和即認爲姊妹奉送給張宗昌爲十一姨太太，他從此就成了舅爺。前房捐局長

高若亮，前賦稅督查處長王壽峯皆是張宗昌賭博販大烟的朋友，也是給他備辦姨太太的朋友。據說張宗昌入關時已經有七八個姨太太，到了十四年春在徐州做壽時，他們給他送了幾個，回掖縣老家時，他們又給他幾個，張宗昌對於他的姨太太稍不如意，即行斫死。碎拋置垃圾箱中拖出，而又不時添加，所以張宗昌的姨太太究竟多少無人知道。張宗昌初到濟南時，山東省長龔積柄，即投其所好的把他最漂亮的姨太太奉送給張宗昌。張宗昌得了這樣一個寶貝，當然愛極了。但是他的姨太太們不能不吃醋，這個極漂亮的姨太太便在酸透了的味道裡死去了，而且被拋在牆外，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九的那幾天，國民二軍攻入八里窪，張宗昌駭破了胆，他令城門上添置沙包，督署裡置辦下洋油，預備逃走時，放火燒濟南，他說：他舍不得濟南，即令敵人擒住他砍下頭來掛在城樓上，他的魂也要待三天才走，所以他預備逃時也要叫濟南變成焦土。他叫火車頭升火又預備下飛機，以便不時逃走。而在督署內天天沒白沒黑賭了又喝，喝了吃大煙，吃了大烟又嫖。最可痛恨的是強姦十三四歲的小女孩這件事。聽說被他姦死的小女孩有三四個。他又天天算命，有一個算命的瞎子崔秀實成了他的高等顧問，每月四五百元的車馬費。他的這樣情形，大有隋帝好頭顱誰當祈之概，他一面把他父親張老頭送到張作霖那裡作當頭，一面又把他的兒子送到吳佩孚那裡作當頭搖尾乞憐醜態萬狀，拉成了奉直聯合，反攻國民軍。他到了滄州被國民軍打的大敗而特敗，他和李景林褚玉璞張及孚被國民軍捕住，他

的兵全不打仗了，他給吳叩頭，躺在火車軌上不起來，死託死求的才沒跑淨。十五年四月張宗昌到了北京，但和張學良褚玉璞帶領所有軍兵在八大胡同住了一星期，派兵把八大胡同的巷口把住，由這些軍官各自挑揀着嫖，所有的錢由張宗昌開，一個妓女起碼十元，皆是山東省銀行的銀票的他們又喝又吹又賭，張宗昌輸到一千萬，他仍是滿不在乎，（他在江西雷師長時進京領款領到二十五萬，一到天津就輸了八十萬，他變賣宅產才得江西，那時尚且不怕花錢，這時有了山東直隸兩省，那能再怕花錢呢！）有人也曾勸他愛惜民力，他說：老百姓拿了個別十，我拿了個天罡，所有他們的錢全是我的。他在北京東安市場遇見袁某的姨太太，是他當初在北京袁某爭風的一個妓女，他就用轎車把她搶去，經王懷慶替袁某說情，他才把她放出來，這全是張宗昌幹出來的勾當。

七，張宗昌之殘民以逞

張宗昌這次南下，號稱帶兵十五萬實際調查至少要打對折。而且不能盡數南下。十四年他在徐州大敗之後，所餘軍隊至多不過六萬人，而他的軍官領餉時則編造冊爲二十七萬人，張宗昌也對他軍官破口大罵，說他們捏造人數騙他的錢，但到實際發餉仍照二十七萬人支發。他這種自欺欺人的手段。原是他們的慣技。所以張宗昌的團長以上的上級軍官無不發財。無不有汽車姨太太，張宗昌對他們上級長官也嘗有重賞，但兵餉則欠到十個月不發，他的唯一妙方，是千方百計的搜取了人民的